



毒辣 端庄

DU LA DUAN ZHUANG 方希/著





毒辣
端庄

DU LA DUAN ZHUANG 方希/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辣端庄/方希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4
(红散文)

ISBN 978-7-5329-3010-4

I. 毒… II. 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70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150 × 230 毫米	16 开	
	印张 / 16.5	插页 / 4	千字 / 183
定 价	25.00 元		

序 1

考厨子，考自尊

黄集伟

方希散文数量不多，可每篇都让人稀罕。用一个绝不直接、非常缭绕、显得很蹊的说法，那就是：方希散文冰山上三分之一的部分俗意盎然，而那冰山下三分之二的湍流高雅神秘，深不可测。

以我为例，阅读方希散文时，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在某个世俗画面、庸常生活片段描述前忽然停下，喘喘气，走走神，并随即陷入辨别、辨认乃至辨识的踌躇中：

你说它是随笔吧，她怎么不往里面兑水，却偏要往里面搁大虾仁呢？你说它是时评吧，她怎么不举起小拳头，小脸挣得红扑扑高呼“抵制”，反倒低眉坏笑浅斟低唱？

在某个似乎仅仅是为了托举论点的片段里，恍惚如我，确定看见了很契诃夫的悲悯，很欧·亨利的伏笔，很杰克·伦敦的粗豪。在她的文字里，我甚至看出了一些些周星驰，一些些郭德纲直至一些些小沈阳……这是为什么呢？

有关散文，方希自己有言在先，歌词大意说，她的散文跟那类刁钻古怪的考试题目多有类似：不仅“题目很绕”，而且“题量很大”。所谓“题量大”，我认为是指信息量大信息密度大；而所谓“题目绕”，则在于那些被方希收至笔下的话题大多很难写：

它们太寻常，它们太粗粝。散文这劳什子谁又肯说自己不会写呢？而用这种似乎谁都会写的文字去写“屁股”或“如厕”，又该如何？

这里的双重难度没有难倒方希。而难度，刚好是被批评家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范畴：简言之，它是一切书写之独特性的前提。像自来水龙头那样无穷无尽的话语之流或许可以成为畅销书，可多半与真人生、真人性无关。

于是，“难度”以及面对“难度”时洋溢而出的才华造就了方希这样一种文字：它自然真切，并同时鞭辟入里。

在方希摁下“寻常”键这个动作发生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她同时也摁下了“难度”键。方希犀利口才我曾不只一次面对面领教，而在她的散文里，那犀利口才磊落谈风略有变形，成为一种缭绕无比的书面语。

当一个个句子经过细细揣摩、联想、比附、附会并再次还原成一幅幅的画面后，触目惊心之外，生趣盎然之外，有了更多辅音，如低回的哼鸣，悠远的合唱，藏在文字幕后。它们就像悄然进入“俏江南”的改良川菜：皮相上说起来仍是川菜，可已然精致温和，杀机暗藏。

它们甚至连读者的耐受是一个辣椒、两个辣椒抑或三个辣椒都经过精确计算。在方希工整、完美、极少性别特质的文字中，散文的新可能、新方向清晰而明确。

她挑剔出一切美丽（《美女》、《屁话》）背后无尽的哀伤，也把玩着鲜

成文字的日常生活（如《轮回之所》）背后的无限欢愉……当“如厕”一事被巧妙定义为“轮回之所”，作者本人的修养与学识、视界与情趣也便顺势涵渗而出。

将“情趣”融入庸常，将“势利”点染成体贴，方希的本事在于那或“融入”或“点染”的浑然天成。方希疾恶如仇，可面对慌张青春荒诞人生她是真舍不得一刀捅死。

于是，左右开弓，兜头一盆凉水后，一种类似凌迟般的一刀刀的修理开始了：刀刀见血之外，方希甚至格外留意刀法之规，行止之雅。猛一看，它确是一种道地文字表演，可终于，它变成难于转述乃至模拟、识见与修养混合而成的一种观念锋芒……不服不行。

方希散文里有一种大把挥霍才华的混不吝气息。写完前面这个句子，我有点懵：这类武断定义乃至观感对一位女性写作者而言是表扬还是暗损呢？最终我想，它终归还是表扬、羡慕、嫉妒及其他吧。

因为，毕竟要有可供挥霍的积蓄、气场乃至存货才有得可挥霍啊。用很多人趋之若鹜的火锅作比，方希散文的“食材”上的俗意盎然不仅填补了这类粗俗庸常不进文字更鲜见于散文的空白，也大大证明了一个道理：只要功夫深，有什么不能写呢。

说到这儿，我忽然明白，恁多腥膻食材之所以可以在涮锅子时奇货可居身价百倍，道理不在它本身，而在锅底。

同此，放屁打嗝失恋变态之类被方希娓娓道来写进散文，理由也在于她调制出来的那些底料稳得住那些粗粝。方希的锅底里有莎翁王朔怀特，有李渔毛姆乔叟，还有叔本华梁实秋劳伦斯福楼拜，都是真材实料。

读方希的散文要求阅者耐心、自尊心双双适度。耐心极差者会读不进

去，而自尊心太强，则多半读不下来。方希散文是考厨子的“请听题”，也是考自尊的“请看大屏幕”

有关于此，我的歪想是，哪天方希真要开馆子，招牌菜大约既非“毒辣”，亦非“端庄”，而是“毒辣端庄”……对，就是“势利”——“势利”得有情有义。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八日

序 2

毒 牙

周晓枫

1

那天窝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屏幕里塞进一张认识的脸。那档节目表面在谈论男女关系和婚姻类型，用意其实是替一本新书做宣传。“婚姻在我看来，无非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之上的亲密关系……”没错，我太认识这个说话的女人了。我比别人更了解，她因贪吃而日益茁壮，爱慕奢靡生活，知道她早在二十多岁就掉了两颗牙，此时她出口成章，锋芒毕露，正是智力过盛导致的常态反应。只不过，我从没在公共媒体的镜头里观察过她，上镜后，她给我轻微的陌生感。

如同自己的背影，需要镜子才能看见，这个共同走过二十多年、本应熟悉的中年妇女，当我把她推入时光的后视镜……形象再度清晰。

2

遥想1988年，我离开父母的护翼，前往济南山东大学读书。在火车

在有节律的晃动中，我开始猜测未来，好奇与隐忧交混着，不知道自己将遭到什么样的悲喜、遇到什么样的人。几天之后，我在同班同学里遇到估计将与自己一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男女。男的，是与我至今尚在婚姻存续期里的先生；女的，就是方希。

我第一次特别注意她，是因为方希盘腿坐在宿舍临窗的桌子上，而不是桌子旁，阳光斜入，照着她光洁饱满的额头和一双精芒四射的眼睛。她穿着大红乔其纱连衣裙，火柴磷头般，随时可以燃烧。我直觉这是个具有辐射磁场的女人，有种天然而霸道的影响力。我模糊地感到她性格里某种硬气的东西，个子不高，她就那么小果核一样占据着中心位置。

和方希的私人友谊，始自入学就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军训。军营里，我们俩的单人床铺是并置的，容易乍看成双人床，如同被组织安排的婚姻，彼此要比常人熟悉些。恰巧方希和我所带的被子超厚，别人叠出豆腐块，我们汗流浹背，堆成两团混沌的棉花垛。内务检查中，屡屡因为我们这对狼狽分子使集体荣誉受损。后来，我们把床单下面薄如尿片的褥子抽出来，当被盖，把班长示范叠出的两个被子标本请到一旁。地下铺了报纸，模型被庄重地端上端下，于是它们日复一日，横平竖直。我和方希每天与床板之间只隔一层单子，盖在身上的薄褥又两侧漏风，我们发烧，压低嗓子咳嗽，活像《简爱》里可怜巴巴的孤儿院姐妹。

夜里轮流值班，两人一组。睡得正好，黑暗里伸过一只鬼凉的手，把我们唤醒。懵懵懂懂地穿衣，摸本小说，拎起马扎，接过没有子弹形同道具的步枪，做梦似的晃到营房大门。我们各自翻书，寂静中传来远处的狗吠，她笑，或者我流泪，互不引以为怪。夜深人静，聊天不得不低语，增加了我们密谋般的亲切感。我们想家，而怀乡情绪总能令人脆弱并胡乱选

择信任的对象，所以不由得交换起彼此的秘密。所谓秘密，并未含有多少不可告人的内容，而是交流时我们不由自主的微妙表情：羞怯、迷离、犹豫和不安，包括出口后轻微的愧悔。或许掌握秘密，就是掌握一种内在的特权吧，我们越发投缘起来。

军训结束时写总结，大多写的是标准学生作文，还有的类似公文体，词和情感多点的，沾了点再别康桥的味道。我对方希的文字惊鸿一瞥，她的结尾手起刀落：“我们握手。我们走。”干脆得几乎绝情。我心折服，对比自己花拳绣腿的抒情腔调……一声叹息之后，没了雕虫小技的得意。

所向披靡，直指人心。这是一个极具锋芒的女人，充满凌厉的智慧。从那时起到现在，方希足足让我见证了二十多年她的智商。

冰雪聪明，神目如电。

3

稍与方希打过交道，很容易倒吸凉气：太聪明了，几近妖异。

她复印机式的记忆力，能讲述刚翻过一遍的报纸，从版式到数字。当年方希毕业回到故乡，几经工作上的辗转，最后决定离开贵阳，报考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之所以选择语言学专业，因为方希感觉在文科里它颇具科学气质——有时，我会觉得她更倾向于选择难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乐趣。决心已下，但离考试只有四个月，在此之前，方希毫无知识上的准备。她借回来的专业书，多到岂止等身？只翻数页，就令我屈服。虽然同为中文系学生，但语言学之复杂，远超本人理解范畴，我把它们归入高等数学。方希精力充沛，废寝忘食，勇猛备战。她的废寝忘食才真的叫废寝忘食，你会错觉她在生理上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睡眠和饮食。等待成绩公布期间，

我意识里认定她已考上，不仅因为她曾被卜辞预示“紫袍玉带走金街”，更因为我了解她的能量，一旦爆发，无坚不摧。所以当别人问起，我梦游般回答“她考上了”——不到张榜便下此定论，不知情者必以为是撒谎、虚荣或作弊吧？揭晓之日，果然，方希名列专业成绩榜首。

这个结果，对方希而言，不属于美妙的偶然性，生活提供着不断的佐证。读研究生期间，她的论文已在学术核心刊物上发头条——许多教授孜孜以求一生都未必能占据的位置。毕业后她投身出版，她策划的书雄霸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到如今，方希以资深出版人身份纵横江湖，在业界是个颇具声誉的图书策划。

方希看起来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了解她的人以为她要侵犯，其实，她从来不屑于在别人的空间纠缠得失。她一眼看到终点，就懒得在过程中试探、周旋、讨价还价，尤其为面子，为人与人之间八股化的客套。甚至礼貌里残留的虚与委蛇气息，也会招致她的鄙夷和厌弃。她对装腔作势抱有天敌般的警觉，很不喜欢冒充业余伟人的表演爱好者。行事风格上，方希惯用祈使句，即使偶尔设问，也不过铺垫，像鞍马前放一块被践踏的跳板。她不喜欢迂回往复，也缺乏滴水穿石的耐心。公式般高效、精确和具有理性之美，方希做事目标感清晰，擅长以简洁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这与我常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毛病恰成对比。所以当我还在敬语中反复寒暄，方希已经结束合同上最后一个签字。

方希对真相有着超常的接受能力和处理勇气，尤为可贵的是，她比别人更能承受舆论压迫。她不怕被歪曲为恶人，甚至能鼻孔里喷着冷气旁观好戏，而懒得花工夫为自己解释和申辩。当然，方希有时对论战也兴趣盎然，将之视为“磨剪子嘞抢菜刀”的健脑运动。她机智，且有直觉式的急

智，总让我想起那个词：“辩才无碍”。我喜欢看她与人交火，既有击鼓骂曹的痛快淋漓，又有百步穿杨的特技展示，真是好看啊。

聪慧、迅速的提炼能力和不遮掩的反应方式，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很容易构成一种东西：刻薄。事实上，方希确有这种需要高智商来打底的才华。做好人容易，只需要有个凡事点头的电动脖子；而刻薄，得有鹰隼的眼神、见血封喉的本事。事实上，方希对自己也是刻薄的，仿佛对待陌生者的那种公平意义的刻薄。她刻薄起来很是俏皮，妙语连珠，是我所认识的最幽默的女性。她形容倒霉蛋：“就像抽了下下签，还被解签的和尚趁乱摸了屁股——真是倒霉到家了。”不幸，她蓄意编造、恶毒讥讽的段落里，那个经历着悲剧却被处理为闹剧、她在流泪却导致观众笑场、无辜无助地充当着牺牲品的女主角，经常由我本人亲自扮演。方希快人快语，我看如果其中的“快”被理解为“剑”，也并无不可，尤其以我作为鱼肉的角度来看。也许，快，就是杀手完美的手法、体恤的哲学、暴力中最优雅的部分。我早就习惯了她的不犹豫，并从双簧配合中获得报酬式的享受。

4

八八级中文系，至今还在写东西的女同学，仅存方希和我二人。

方希文如其人，锋芒强烈，古怪刁钻，才华横溢。她的文字，呈现出独特的激情和凛冽，诙谐和严谨，讽喻和悲悯，尤其是她带有邪恶感的智慧，结合着女巫与婴孩的混合气息。她信口信腕，涉笔成趣，饶有兴趣地观察世界，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的见解。许多事情我们熟视无睹，它们似乎早已不言自明，但方希犀利的X光眼，总能发现视野里的盲区，发现公共现象背后的玄机，甚至面对意义已经被开采完毕的废墟，她也能洞

察作为地基存在的隐形而庞大的地下迷宫以及通往核心的密道。

我曾经夸奖过一个作家的文字,说他具有兽医般教养与野蛮制衡下的冷静。联想到方希的,她更近于脑外科手术大夫,残酷而优雅,凶悍而温柔,勇猛而精密——她所打开的世界,同时面对灵肉,形而上的神与形而下的欲,都在这一沟沟壑壑组成的全景图里。她灵活地在神经之间挑切摘剪,如险境拔琴……其境界之高远、胆魄之雄浑,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方希始终保持着孩子式的游戏精神和朴素的民间立场。

方希的题材似乎百无禁忌,她信马由缰,包括令人尴尬、大多回避的下三路区域,都吸引着她浓厚的好奇心和学术研究乐趣。而语言,却是内在的典雅雍容,只有学识渊厚者才能支撑起这种奢侈的风格。她才情恣肆,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泼辣、不受教养禁束的野蛮活力。刻薄天赋也得以彰显,字里行间,那些蟾酥般坏坏的小邪念,能起到清凉解毒的药用之效。

方的汉语拼音为“fang”,同时是个英文单词,意思为“毒牙”。很适合形容她的论辩与行文——毒牙,它不屑于陷身肉搏,而是运用谋略,以几乎不消耗体力的方式和最微小的创面,优雅至极地,将对手彻底推入绝境。又如同走到巅峰的绝世武功,何需剑戟刀枪?高手飞花摘叶,伤人立死;而他自己却仪态风雅,面容安详。

黄集伟先生这样评点:“深刻新鲜是一个方面,毒辣端庄是一个方面。而在融会如上之外,方希还将有趣融入其中,真是想不到。这样,方希笔下出现‘俏江南’里似乎书面得妥帖无比的麻、辣、烫——看上去时髦,精致,端庄,可骨子里却冰心侠骨,铁面温柔,一种爆笑完毕终于绝望的阅读效果就此达成。”他以“毒辣端庄”来概括,这四个字精确到家。我写不出这么点穴的神来之笔,只好抄录,以示对黄方两位的双

重敬仰。

5

可能方希自己都未必知道，她对我的影响深重。

当这承认：“我没有从写作中获得信心，它甚至培养了我对自己的轻蔑。”有些正努力赢得发表资格的初学者，会打心底里认定我作态。在他们看来，这更像一种炫耀，如同伶俜的模特抱怨自己胖了那么招恨。可是，方希，是她如影随形地构成我心里的暗斑。你挥金如土怎么啦？她也挥金如土，而且挥成了粪土，你还怎么嚣张？你在平衡木上来了个跨跳侥幸未跌落，她却在钢丝绳上连续空翻，你还怎么得意？我以写作为崇高理想，心怀敬畏，煞有介事地起笔，甚至有点装神弄鬼的起范儿架势，过程中始终煎熬……当我人工地艰难分泌，她却天然地自由奔流，好像我从北京自来水管里点滴省下来的正被她在黄果树瀑布里纵情浪费。她摧毁我的自信，摧毁了我傲慢的可能，使我终生进入略显虚伪的低调。我甚至没有嫉妒的资格和由此带来的缓解渠道。每个人并不真正活在大千世界，没有那么辽阔的经纬和参照系数，他其实只活在少数几个人身边，所以，对照方希，我无法获得来自远方的安慰，而长久沉浸在不好解释的受挫感中。

诸如此类的伤感，不能在方希面前流露。每当我进入自我酿造的悲剧氛围里，用小泪滴灌溉自己，其中因麻醉和疲倦而轻度瘫软的舒适感难与人言……方希总是横刀立目，当头棒喝，惊得我当场滚出剧情。她是一个对我雪中送花却锦上添花的女人。如果我向她倾诉自己遭遇的坎坷，只要不是重量级的，她通常会幸灾乐祸，边听边笑得花枝乱颤。是不是青春的叛逆在我们的性格里都有些残留物，我们俩交流完全不能使用贺卡上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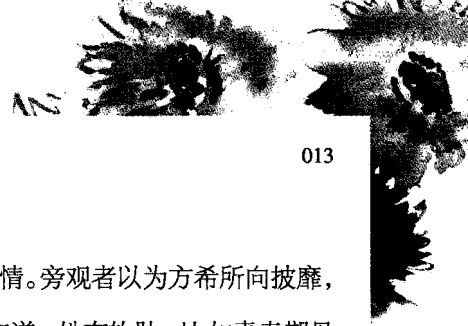
言好语，甚至想想都不堪。没有春风温暖，而是秋风扫落叶的无情，方希总是毫不讳言，尖锐地挑破我的自尊心，令我暴露出帷幕后令人尴尬的私藏。既然无论怎样精心为自我形象装饰花环，转眼就会被她零落成泥碾作尘，我终于败了化妆的兴，改以素面朝天。因为她永远是直接揭露真相的孩子，致使我难以试穿皇帝的新装。我后来形成一种保护与防御机制，为了回避方希的打击，我先于她行动，亲自下手收拾自己，以换取暂时的安全感——这是一种积极而严厉的自我批评。有人夸我，有种女性中比较少见的自嘲勇气；他们不了解，其实这是出于我的怯懦。或者说，方希近乎暴力的直率，使胆小如我者，也被迫勇敢。

我的谦虚、勇气和自省精神，这些基础的美德，由方希同学参与建设。目睹我多年来不胜枚举的蠢事，方希也是我的照妖镜，使我的皮袍下的“小”，无处遁形。

6

很多人以为方希只有披甲执锐的一面，错。尽管冰雪聪明容易带来凛然的寒意，但她不拘一格，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女人。在单位举办的民间而地下的大众情人评选活动中，方希之所以能以近乎全票的绝对优势称冠，必有其坚挺的理由。作为评委会主席，方希既羞涩又无耻地，为自己做出如下获奖评语：“方希其人，如异花初胎，碧宇菲微，进而如疾风骤雨，退而似坐沐春风。感怀如曲水流觞，风流跌宕；心地似水晶透明，邪莫敢伤。除了难看点，几乎就是一个大众情人的范本，回肠荡气的女郎。”

我知道，她每年新春自己写楹联，词风奇诡而用典偏僻。她唱歌很动听，高渺到可以胜任王菲的难度，和她说话时不易察觉的轻度嘶哑判若两



人。骨子里，她深怀自己甚至耻于言及的柔情。旁观者以为方希所向披靡，其实收买她，并不需要苛刻的条件。我还知道，她有软肋，比如青春期母爱的某种欠缺，使她留下这类孩子共性中的弱点：缺乏真正的心理安全感。她需要更多的偏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尊重。这些弱点很重要，至少对我，这使我们有条件像齿轮般得以啮合，结成一种自愿捆绑的友谊。

当她在电视屏幕上舌战群儒，我不禁微笑。虽然，天地良心，方希的确长得曾经像翁美玲和张惠妹的混合物，可如果我这么说，听者只会认为我溢美到了不负责任的程度——因为她现在保存下来的证据，不足以支撑我的论点。我有幸见识过她的古希腊辉煌，这个我从少女时代起就无意间约定着一起老去的人。时光的流水漫过，我们当年谈论不及物的理想，现在关心健身养生，因为两个人至今都未生育，仿佛要把家族的意义终结于自己，所以我们甚至在一起探讨过晚年。

无论怎样的天籁之音，也终成角落里渐寂的歌喉。那么，我们将如何？坐在敬老院的午后和自己蜂拥的脂肪里，依然唇枪舌剑，互相贬损，接着享受持续了一生的嗜好？还是，如两条迁徙的马哈鱼，历经千万次的激浪也要回到出生地，回到童年般的纯真，因为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古老，共同的源头，然后鳞片剥除，宁静致远？

方希和我反差如此之大，有如金刚石与石墨之变。但所谓友谊，就是选择陪着自己变老的人吧？这是在中途，而我希望自己始终能配得上这种好运气，谢谢方希。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 序1 考厨子，考自尊 / 黄集伟

005 ◇ 序2 毒牙 / 周晓枫

001 ◇ 男 女

002 ◇ 在飞机上看说明书的型男

006 ◇ 知性女人

009 ◇ 关于坐怀不乱的三种假设

012 ◇ 从女人到进化后的女人

014 ◇ 婚后自信

016 ◇ 裸体问题

019 ◇ 馒头就鱼翅的第三种吃法

022 ◇ 男女关系的民间分析

024 ◇ 美女

026 ◇ 扫兴的美

029 ◇ 棋逢对手